# 交换姐妹花

我和太太第一次尝试交换伴侣的玩意，是在我姨仔的家里进行的。那时我太太才二十三岁。她没有

兄弟，只有两个姐妹，一个叫珍珍，比她大一岁。另一个是妮妮，二十一岁。她们也已经结婚了。珍珍

的丈夫叫着纪文，两年前带着她移居到美国去。这次她们来港，就住在妮妮的家里。

妮妮和她的丈夫春华居於港岛，住所十分宽敞，所以她邀请我们两夫妇到她那里去住几天，也好使

她们姐妹团聚一下。但是我因为白天有一些事要办，所以就叫我太太先过去了。

晚上七点多，我随便吃了些东西。正准备动身时，突然接到我太太打来的电话。她说道：「老公，

我两个姐妹豪放得令人吃惊﹗她们竟已经搞了交换伴侣的玩意，现在还叫我们也加入，我看你还是不要

过来了。我和她们吃完饭就回去了。」

我笑着回答她道：「要是我也同意加入，你又肯不肯呢﹖」

「你……你肯让我给她们玩﹖」

我太太有点儿意外地说道：「那你就赶快过来吧﹗我已经被两个姐妹搞得很难堪了呀﹗」

我听完电话，立即赶去妮妮家。一路上，我暗自思量：我太太她们三姐妹，本来就都是很美丽的女

人。虽然已经出嫁成了少妇，但是都未曾生育过。珍珍生性温婉贤淑，银铃般的嗓子，说话的时候娇声

细气的。单是那甜美的声音，已够令人着迷。妮妮天真活泼，怡笑大方，也很得人疼爱。平时我每见到

她们的时候，往往会想入非非。不过因为她们不但已为人妇，而且又是我太太的姐妹，我当然不方便染

指了。

我太太可以说是她们姐妹之中最标致的一名，但是她的一切对我已经不神秘了。一想到等一会儿就

可以尝试她大姐和小妹的肉味，我的心里不禁涌起一阵莫名的兴奋。裤档里的东西也不由自主地硬起来。

我按响妮妮家的门钟，出来开门却是大姐珍珍。她很礼貌地把我迎进去，又轻轻把门关上。然後手

指着一个半开的房门，低声告诉我道：「妹夫，他们已经玩开了，就在这房间里面哩﹗」

我跟着她走进房去，一幕香艳的活春宫立即展现在我的眼前。只见我太太一丝不挂地和纪文以及春

华玩成一堆。珍珍的老公仰躺於床，我太太伏在他身上。一对大乳房紧地贴在他胸部，底下小肉洞套入

了他那条粗硬的大阳具。而妮妮老公的阳具却插入我太太的臀眼里一进一出地抽插着。

妮妮赤身裸体地在旁边观战，我一眼见到了她的三角地带是光洁无毛的。赤条条的娇躯非常白晰细

嫩，一对竹笋型奶儿虽然不很巨大，却翘起着奶头，很坚挺。她一见我到了，就走过来，细嫩的手儿搭

着我的脖子笑道：「二姐夫，我们好不容易才劝服姐姐一起玩，她现在正在享受「三文治」式的乐趣，

你先别惊动她了，我和大姐跟你到另一个房间去玩吧﹗」

我们一起到了隔壁的房间，妮妮就迅速地把我脱得精赤溜光。小手儿握住我胯下粗硬的大阳具套了

两下。抬头对珍珍说道：「二姐夫的棒棒好劲哦﹗大姐，你也把衣服脱光了一起玩吧﹗二姐夫既然已经

到了，谁来都不理了呀﹗」

我出声道：「珍珍，让我来帮你吧﹗」

珍珍娇媚地一笑，缓缓地走近我身旁。她身上只披着一件浴袍，脱下来之後，就是一丝不挂了。只

见她双乳高耸，奶头微微翘起。白嫩的胴体玲珑浮凸，小腹下面乌黑的阴毛浓密拥簇。我心里不禁暗暗

觉得好笑，原来她们三姐妹的阴毛却是各有特色的，我太太的耻毛和她们又有很大的分别，她只是阴阜

上有一撮茸茸的细毛。

我双手把她们拥入怀里，分别抚摸每人的一个乳房。珍珍缩着脖子柔顺地让我戏弄着饱满柔软的乳

房。妮妮的奶儿结实而弹手，她一边任我轻薄，一边也伸出柔嫩的手儿捏弄着我粗硬的大阳具。

我对她们说道：「我刚才赶得身水身汗，还是冲洗一下再玩吧﹗」

珍珍笑道：「好哇﹗我来帮你冲洗。」

三人一起进入浴室之後，妮妮替我搽肥皂液。她俏皮地说道：「二姐夫，你这麽着急地赶来。是怕

二姐被我们的老公玩进去了，还是急着来玩我和大姐呢﹖」

我笑道：「我当然是来救我的太太啦﹗但是，都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拿你们两姐妹来报仇罢了。」

珍珍站在我的後面，用她丰满的乳房在我背脊上摩擦。她说道：「既然我们的老公把你老婆奸了，

我们当然乖乖地任你鱼肉啦﹗」

妮妮说道：「二姐刚才同时吃下两条大肉肠，都不知道多享受，你还说什麽是赶来救她哩﹗我不理

你哦﹗你也要弄得我好舒服才行啊﹗」

珍珍笑道：「三妹，你也可以让两位姐夫让试一试食夹棍的滋味呀﹗」

我问道：「妮妮还没有试过让纪文和春华一起玩她吗﹖」

珍珍回答道：「我们昨天才到香港，三妹早知道我在美国有参加换妻派对。就问起我有关的事，我

讲给她听了。结果，昨天晚上，她叫三妹夫来和我睡，而她就过去和我老公睡了。所以她还没有试过和

两个男人一起玩过。刚才，纪文和春华和你太太玩「三文治」的时候，三妹正在排队等，刚好你来了。

当然要来招呼你啦﹗」

「大姐净想找机会取笑人家，二姐夫你别听她瞎扯嘛﹗」妮妮粉面飞红地说道。说完，就撒娇地把

滑不溜手的裸体依入我怀里。她的小腹在我粗硬的大阳具撞来撞去，我把双腿分开，稍微降低身子。妮

妮凑过来，藉着肥皂泡的润滑，就把我粗硬的肉棍儿套入她紧窄的小肉洞里了。一阵温软的舒适，我的

龟头传到我的全身。

珍珍在後面把手从我的股沟伸过来，触摸到我的阳具已经进入妮妮的肉体里。便笑道：「三妹刚才

看了我们的老公玩你太太，还没有冲洗完就等不及了。」

妮妮说道：「大姐，你别挖苦我了，我知道你也急着和二姐夫试一试。但是我已经弄进去了，你就

让一让我嘛﹗」

珍珍笑道：「三妹，我只是说笑嘛﹗那会和你争着玩呢﹖」

妮妮望着我甜蜜地一笑，就挺动着小蛮腰，让她的肉洞套弄着我的肉棍儿。我让她玩了一会儿，就

笑道：「妮妮，你抬起一条腿踏在浴缸上，让我给你来几下吧﹗」

妮妮听话地照做了。我和珍珍相视一笑，就把她举起来的嫩腿扛在臂弯，然後将粗硬的大阳具在她

肉洞里左冲右突，狠狠地抽送起来。妮妮初时还笑笑脸任我椿捣，後来渐渐地呻吟起来。过了一会儿，

她娇喘地说道：「二姐夫，我全身都酥软了。你去玩大姐吧﹗我不行了，站不住了呀﹗」

我把粗硬的大阳具从妮妮的肉体里抽出来，扶着她坐在厕盆上。她两条细嫩的粉腿的仍然不停地颤

动。我转身把珍珍拉进怀里，珍珍面对着我，娇羞地说道：「二妹夫，不如我们冲洗好了，才到床上去

玩好吗﹖」

我点了点头。於是，珍珍开了花洒，把我和妮妮身上的肥皂沫冲去，然後用浴巾把水渍擦拭乾了，

才一起走出浴室。

一到床上，妮妮就软软地躺下去了。我走到刚才见到我太太被奸的房间门口一望，只见三人已经玩

完了。我太太躺在两个男人中间，双腿张开，分别搭在他们身上。阴道口和臀眼都溢出白花花的精液。

她的姐夫和妹夫各捧住她一座肥白的乳房。

我没有惊动他们，悄悄地回到房间里。珍珍脉脉含情，羞涩地望着我。我上前搂住她赤裸裸的娇躯，

一起躺在床上，一手抚摸着她的乳房，一手伸到她毛茸茸的私处，低声问道：「珍珍，你喜欢怎麽玩呢

﹖」

「随便你爱怎麽玩就怎麽玩呀﹗」珍珍把头埋在我胸口回答。

「你躺在床沿让我弄，好不好呢﹖」

「好哇﹗」珍珍说完，就离开我，坐在床沿，向後仰躺，粉腿高抬，摆好了姿势。我也下床，站在

她前面，双手扶着珍珍玲珑白嫩的脚儿，把她两条滑美修长的嫩腿架在我的肩膊上。然後手持粗硬的大

阳具，拨开珍珍乌油油的阴毛，让龟头钻入她湿润的洞眼。

珍珍「嘘」的一声，双腿肉紧地夹住我的脖子。我双手捧住她一对奶子又摸又捏，粗硬的大阳具也

在她肉洞里抽插椿捣着。我望望和她器官交接的地方，活像一根棍子插在草丛中。在我阳具向外抽的时

候，珍珍阴道里的嫣红嫩肉也被带着往外翻。

珍珍的阴道不仅紧窄，而且里面有许多肉牙，是属於重门迭户型的。所以我的龟头在里面活动时，

被她的腔肉刷扫地很舒服。只抽送了一两百下，就有了想射精的感觉。只好深呼吸了一下，镇定自己的

情绪。然後双手捉住她的脚儿一阵子狂抽猛插，玩得珍珍渐入佳景。嘴里「依依哦哦」地呻叫，肉洞里

淫液浪汁横溢。

我把珍珍的双腿放下来垂到地上，再捧住她羊脂白玉般的乳房，一边摸捏玩弄，一边继续让粗硬的

大阳具在她滋润的小肉洞里横冲直撞。直把珍珍玩得欲仙欲死，如痴如醉。才压在她软软的娇躯，把精

液喷入她的肉体里。

早在我刚才骑在在珍珍身上努力驰骋时，纪文和春华已经扶着我太太在旁边观赏。当我射精之後被

珍珍紧紧搂抱的时候，他们拍手喝采。我才知道已经做了春宫表演的主角。回头一望，刚好和我太太四

目交投。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便把阳具从珍珍的肉洞里拔出来，珍珍赶快用一双手儿摀住她的阴户。我

抱起她的娇躯，快步走进浴室里。

我把珍珍放下来，她移开握住阴户的手儿，一股半透明的浆液从她毛茸茸的肉洞里流出来，顺着她

粉嫩的大腿往下滴。我开了花洒，替她冲洗。珍珍也替我冲洗下体。

她轻抚着我软下的阳具，娇媚地说道：「二妹夫，你真行﹗头先弄得我简直飞天一样的舒服哩﹗还

有，三妹刚才都被你奸得软在床上呀﹗」

我笑道：「普普通通嘛﹗相信大姐夫都玩得你好舒服吧﹗」

「他虽然也不错，可是始终你毕竟新奇一点儿，我让你插进去时，特别容易兴奋。我刚才已经来过

两次高潮了呀﹗」

「我们还可以相聚几天，你喜欢的话，我随时乐意效劳嘛﹗」我抚摸着她的耻毛，把手指探入肉洞

里，挖摸着她的腔壁，说道：「珍珍，你的阴道构造很特别哩﹗里面有许多皱纹和肉牙，我插进去时，

被刷得很快就要射精。我是强忍着才能应付得了？﹗」

珍珍笑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呀﹗不过三妹夫昨晚和第一次我性交时，很快就射出来了，他也是像

你这麽说的。不过他很快就再硬起来，再次就把我弄得高潮才射精。」

冲洗完了，我和珍珍一同从浴室走出来，只见大床上躺着四条肉虫在蠕动。春华搂着我太太，纪文

抱着妮妮，大家的手都正在玩摸着对方的性器官。

妮妮一见我出来，就笑道：「大家一起到饭厅吃一些东西吧﹗」

於是，众人赤身裸体到餐桌前围坐下来。妮妮拿出许多好吃的东西，大家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

妮妮问我太太道：「刚才被两个男人奸的滋味怎样呢﹖」

我太太笑道：「你自己试一试就知道嘛﹗」

珍珍也说道：「对呀﹗等一会儿叫我老公和二妹夫一起玩你，你就可以知道滋味了嘛﹗还可以顺便

叫你老公也把肉棍儿也塞进你的嘴巴里，叫你试试「三元及第」哩﹗」

「去你的，嘴巴也可以玩吗﹖」妮妮娇说道：「屁眼还可以试试，用嘴巴，我可还没有听说过呀﹗」

珍珍笑道：「所以说三妹你年幼无知，一会儿你播我们带来送给你的Ｘ级的激光影碟，你就知道我

没有骗你啦﹗」

妮妮说道：「好哇﹗我们现在就到客厅去开始试播。」

众人坐到客厅的沙发上，春华拿出一张影碟放进激光碟机。萤光幕上播出一些字幕之後，接着就出

现一系列男欢女爱的镜头。首先就是口交的场面，女士们用嘴衔住男仕的肉棍儿吮吸，男仕们也用唇舌

舔吮她们的阴户。

这种「６９」的花式，我和太太也尝试玩过，不过妮妮和她老公就看得瞪大了眼睛。珍珍对春华说

道：「三妹还没有和你这样玩过吧﹗不如我先替你做一次，让她开开眼界吧﹗」

说完，也不等他回答，就埋头於他的双腿之间。张开小嘴衔住了龟头。吮吸得「渍渍」有声。纪文

问我太太玩过没有，我太太点了点头。纪文又说道：「让玩我吻吻你那可爱的小洞好吗﹖」

我太太望了我一眼，然後对他笑了笑没有回答。纪文便跪在我太太跟前，双手把我太太两条嫩腿高

高举起，八字分开，然後对着她的肉洞吻下去。

妮妮对我笑了一笑，起身坐到我身边。把我推倒在沙发上，然後学屏幕上的男女，头朝我脚下趴到

我身上，把我的肉棍儿含进她的樱桃小嘴里吮吸吐纳。我望见她在我眼前晃动的粉臀，浑圆而且白嫩。

那副光洁无毛的阴户，更是逗人喜爱。

於是我双手抚摸着她的臀部，时而用嘴唇亲吻她的小阴唇，时而用舌头舔她的阴道，後来唇舌兼用，

把她肉洞口的小肉粒舔吮吸吮。妮妮被我弄得很兴奋，两片小阴唇不停煽动着，小肉洞一慑一慑的，把

淫水滴在我脸上和嘴里。

我的眼睛望向太太那边，她的小嘴里也塞入着纪文粗硬的大阳具。再看看珍珍，她底下的大胡子正

和春华的小胡子混成一片。她仍然把他的肉棍儿吞吞吐吐着，春华的身体抖动着，看来她就要在珍珍的

嘴里射精了。

我拍了拍妮妮的屁股，妮妮吐出我塞在她嘴里的肉棒，顺着我的手指望过去。只见她老公的屁股一

慑一慑，正在往珍珍的嘴巴里射精。珍珍仍然衔着他的龟头不停吮吸着，并且把他喷入嘴里的精液一滴

不漏地吞食下去。

妮妮奇怪地问道：「你们射出来的东西可以吃的吗﹖」

我笑着回答：「起码不会是毒汁吧﹗」

「那麽，二姐夫，你也射入我的嘴里让我尝尝吧﹗」妮妮天真地说完，又继续把我的肉棍儿衔入她

的小嘴里吮吸着。过了一会儿，我的龟头一阵子痒痒，就往妮妮的小嘴里射精了。妮妮含着满嘴的浆液，

闭着眼睛吞了下去。我问道：「甚麽味道呢﹖」

妮妮用手儿抹了抹嘴，说道：「不懂得说出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东西呀﹗」

我把妮妮赤裸的娇躯抱在怀里，这时只剩下纪文和我太太一对男女还没有完事。我太太含着纪文的

龟头舔吮着。我知道她虽然肯口交，但是自从她吃过我一次精液之後，就不肯再吞浆液了。

果然，当纪文射精後，我太太就含着满嘴的精液飞快地跑进洗手间了，屏幕上男欢女爱的镜头还在

继续。这时是一大群男女混合性交的场面，有的女孩子的肉体里同时让两三支肉棒子插入着。

妮妮问珍珍道：「大姐，你在国外有没有试过这样地场面呢﹖」

珍珍笑道：「当然试过啦﹗你刚才都看见你老公和我老公一起玩你二姐呀﹗我们在美国曾经参加过

一次疯狂性派对，那场面比起现在影碟里播出的，还要精采哩﹗」

我太太从洗手间走出来，她坐到纪文的怀里插嘴道：「怎样精采呢﹖讲出来呀﹗」珍珍依在春华的

怀抱，手儿抚摸着他软下来的阳具，讲出那次舞会的经历。

「那是去年圣诞节的事了，我和纪文一起去一家餐厅参加一个舞会。到会的都是纪文的旧同学，有

华人，也有洋人。虽然那时美国已经很流行交换伴侣，但是我和老公都未曾参与过那种活动。开始跳舞

的时候，我就觉得场面很乱，我见到相熟的男性朋友黎先生，抱着别人的太太跳舞时，竟把手伸入她内

衣里摸捏乳房。而那位太太也拉开黎先生的裤链把他的肉棍儿拉出来握在手里。

我第一次见到老公之外的男根，羞得我双颊发烧。我赶快离开老公，跑到女洗手间去。可是一推门

进去，竟见到黎太太靠在洗手盆的台面上，自己掀开着裙子，里边并没有穿内裤，正在让一个黑人青年

用舌头舔吮她的阴户。我大吃一惊，又从洗手间跑出来。

我在餐台找到了纪文，可是这时我老公已经被两位年轻的外籍女人缠住，一个解开上衣，放出一对

奶儿让他玩摸，另一个拉开了他的裤链，把我老公的肉棍儿放在嘴里吮吸。我一时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想离开那里，自己又不懂得开车。我并不是妒嫉老公和别的女人鬼混，而是实在不习惯这样的场合。」

珍珍说到这里，发觉春华的肉棍儿又硬起来了。就坐到他怀里，顺便将他的肉棍儿纳入自己的肉洞

里。妮妮笑道：「大姐现在这麽豪放，想不到那时也会怕羞哩﹗」

「我没有你那麽大方嘛﹗第一次交换，就可以主动帮我老公脱光了衣服。」

「那有什麽不好呢﹖大姐你虽然举止思文，心里不也是很想让男人弄嘛﹗」

珍珍微微一笑，说道：「话虽这样说，可是我总是一回生，两回熟。跟第一次做过爱的男人，我只

能被动地让他玩。但是熟落了之後，我就不怕让自己豪放起来了。所以那一次，我看见大家都在那里开

始做爱了，而我因为太怕羞，男仕们都不敢动我。我简直羞得无地自容。後来，总算有一位英俊的外籍

男子帮我打开了局面。他本来正和另一位男仕前後夹攻一位女士。看见我坐在台前发呆，就抽身过来和

我倾谈。他问我为什麽不出去玩，我告诉他是因为怕羞。他笑着说愿意帮我宽衣解带，我含羞地点了点

头。於是他把我脱得精赤溜光，然後让我坐到他大腿上玩摸我的乳房。又拉着我的手儿去握住他那条粗

硬的肉棒子。我被他逗得十分冲动。就在我最饥渴的时候，他把粗大的肉棍儿插入了我的阴道。」

珍珍望了春华一眼又说道：「他的阳具也像你这样又粗又长，挤满了我的肉洞。幸亏并不太坚硬，

我还算容纳得下。他一边奸我，一边不停地抚摸我的乳房。正当我陶醉在做爱的乐趣中，忽然觉得另外

有人在摸我的臀部。紧接着，我感觉到有一条肉棍儿徐徐地插入我的臀眼里。如果在平时，我一定慌忙

逃避。但是那时我正在兴奋的当儿，就毫不计较地让两条肉棍儿在我的肉体出出入入。她们好像有默契

似的。有时轮流抽插，有时一起进退，逗得我肉洞里淫液浪汁横溢。最後，他们竟在同一时间在我肉体

里射入精液。那时，我的感官实在太刺激了。只觉得他们的肉棍儿在我肉体里一跳一跳的，灼热的精液

灌满了我的阴道和肛门。」

这时，妮妮插嘴问我太太道：「二姐，你们玩三文治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我太太回答道：「差不多啦﹗所不同的是你老公先在我屁眼里射精，然後大姐夫才在我的阴道喷出

来。」

妮妮道：「春华就是不够能耐，他弄我的时候也总是很快就射出来。」

珍珍笑道：「但是三妹夫回气很快哟﹗昨天晚上，他接连弄了我三次，我的肉洞里灌满了他的精液。

话说回来，那天晚上，我觉得那几个外籍男仕也是回气很快。她们刚在我肉体里射过精，一会儿就又能

硬起来玩别的女人了。那次舞会，又是男士的人数比女士较多，所以也好多个男人进入过我的身体。而

且几乎个个都在我肉体里发泄过。我底下的两个肉洞灌满了他们的精液。一夜狂欢，使我兴奋得如痴如

醉，欲仙欲死。第二天，我累得不想下床。」

夜深了，妮妮安排自己的老公和珍珍睡，我太太陪纪文，她自己和我睡。我抱着她进入睡房之後，

先在浴室来一次鸳鸯戏水，然後一起上床。妮妮仍然没有倦意，她又一次把我的肉棍儿含入她的小嘴里。

我的阳具被她一吮一吸，就在她嘴里膨涨发硬了。她抬起头来，对我娇媚一笑。我知道她又想玩了，

便趴到她身上。妮妮分开两条雪白的嫩腿，手儿轻轻捏着我那条粗硬的肉棍儿，把龟头对准她那个湿润

的小桃源。

我望着我和她交合的地方，慢慢地把肉棍儿挤进去。只见妮妮光滑的小阴唇向两边隆起，紧紧地夹

住我的龟头。

我把肉棍儿由浅入深，整条塞进她阴道里，又让龟头抵在她子宫颈研磨了一会儿，才慢慢向外抽。

这时我见到妮妮阴道里的嫩肉也被我的肉棍儿带着翻出来。我继续把粗硬的大阳具在她肉体里深入浅出，

一直把妮妮奸得浑身抖颤，淫液浪汁横溢，才把龟头深深地插到她阴道的底部喷出了浆液。

妮妮打了一个寒噤，肉紧地把我搂住。直到我射精完了，还不肯放开。她不许我把肉棍儿从她肉体

里拔出，於是，我们侧身搂抱着，让我的阳具留在她肉洞里相拥而眠。

第二天，我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我的阳具竟仍然插在妮妮的肉体里，并已经粗硬起来。我蠕动腰

部，把肉棍儿往妮妮的阴道里挺了挺。妮妮也醒来了。她挣开睡眼，亲热地吻了我一下，就翻到我上面，

主动地用她的肉洞套弄着我的阳具。俩人玩得正欢，我太太和其它人一起进来了。珍珍对她老公说道：

「纪文，你过去请三妹吃「三文治」吧﹗」

纪文立即加入我和妮妮，他把肉棍儿插入妮妮的臀眼时，我插在她阴道里的阳具立即感觉到隔邻肉

洞里纪文粗硬的大阳具在慢慢推进。

春华左揽右抱我我太太和珍珍，站在一边观赏他太太让我和纪文上下夹功。他双手抚摸着我太太和

珍珍每人的一座乳房，她们的手儿也在玩他的雀鸟。

玩了一会儿，我和纪文调换了位置，当妮妮的阴道套上纪文的阳具後，我就把肉棍儿塞进她的臀眼。

怀里珍珍又叫我们站起来玩。我和纪文向拉风箱一样，轮流在妮妮的肉体里一进一出。为了应昨晚珍珍

所讲述的故事，我和纪文在快要射精的时候，就采取共同进退。最後，还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妮妮下体

的两个洞眼里射精。

完事後，我太太打趣地说道：「三妹，你三文治也吃了，连牛奶都喝了，我们还没吃早餐哩﹗」

妮妮有气无力地说道：「春华，你快去招呼客人吧﹗」

我笑道：「已经快中午了，不如到楼下的酒楼吃饭吧﹗我还没有替大姐和大姐夫洗尘接风哩﹗」

珍珍笑道：「昨天晚上，你已经替我冲过凉。二妹也帮纪文冲洗过，还有什麽尘可洗呢﹖」

大家都笑了起来，於是，各人回房去穿衣服。我和妮妮也一起到浴室冲洗，我和她浸在在浴缸里，

把手指头伸入她的臀眼和阴道里，笑着问道：「刚才那样玩是不是很刺激呢﹖」

妮妮娇媚的笑道：「当然啦﹗大家一起玩，总是比较热闹嘛﹗」

众人穿好了衣服，便一起到楼下的酒楼去吃饭。我因为有些事要办，就在饭後告辞了。妮妮不但不

放我太太跟我一起走，而且要我办完事之後，快点回到她家里。

珍珍笑道：「三妹，你对他那麽着紧，小心你老公吃醋哟﹗」

「我老公跟你们什麽都玩了，我都不吃醋，他还敢吃我的醋吗﹖」妮妮小声地回应了她大姐。我匆

匆告辞了众人，离开了酒楼。

晚上七点多钟，我又到了妮妮家。心想我太太这时一定又和他们玩得兴致勃勃。可是，当我进门时，

发现屋里的人全部都衣冠楚楚地坐在沙发上。我奇怪地问道：「怎麽你们不玩了呢﹖」

妮妮笑道：「我们正在等你来，一起到一个神秘的地方玩呀﹗」

我恍然大悟，於是跟随着大家，分别乘两部私家车，向石澳驰去。不到一个钟的时间，已经到达目

的地，那是一座位於小山岗的西班牙式的建筑物。

我们进入之後，发现里面不仅有花园，有喷水池，室内也十分豪华和宽敞。除了二楼有一间豪华的

主人房之外，还有十几间明窗净几的客房。原来这儿是纪文的外籍朋友在香港的度假别墅。

别墅的主人叫做李察，大约四五十岁左右，身材魁梧而强健。他太太兰丝却只有二三十岁，是一个

金发碧眼的少妇。

李察招呼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同台用餐的还有三位一二十岁的妙龄少女。她们都是李察的近

身女侍。

其中一个有是宾妹，一个是泰妹。还有一个是黑妹。她们个个长得青春美丽，娇俏甜美。

吃完之後，三位女侍收拾了餐台。客厅的灯光被调校得暗淡而柔和，随着醉人的音乐声响起，三位

女侍徐徐地起舞。她们慢慢地把身上的衣物脱去，直至一丝不挂地显露她们优美的身段和迷人的肉体。

李察先生和纪文谈了一会儿。然後纪文就对大家说道：「李察先生想和我们玩夫妇交换，而且刚才

一起吃饭的三位女侍也可以陪大家一起玩，但是他希望我们三位先满足他太太。你们认为怎样呢﹖」

我和春华都笑着点了点头，表示没有意见。另一边，珍珍也帧求过妮妮和我太太的意见，问她们是

否愿意试一试李察先生的洋肉棍儿。我太太没有作声，妮妮笑道：「大姐，你是不是已经尝试过了﹖是

什麽样的滋味呢﹖」

珍珍说道：「当然已经试过啦﹗至於什麽滋味，你自己和他试试就知道嘛﹗」

於是，我太太她们三姐妹走到对面李察先生所走的沙发那边。而他太太兰丝也笑吟吟地向我们走过

来。她大大方方地坐进纪文的怀里，看来他和她本来就已经很相熟了。

纪文迅速地把她的上衣敞开来，让我们每人玩摸她的一个雪白细嫩的大乳房。兰丝是一位纯种的白

人少妇，皮肤滑腻可爱。

纪文继续把她的腰带解开，兰丝并没有穿内裤，她肉体上最神秘的地方立即暴露无余。只见小腹下

有一撮金黄色的耻毛。一对修长的粉腿雪白细嫩。纪文把手伸到她的阴户挖弄着，引得她的娇躯不停地

扭动。兰丝的肉洞被挖出许多淫水，湿透了纪文的手。她站立起来，把身上的衣物全部脱去。我和纪文

及春华也同时脱得精赤溜光。兰丝跪在纪文跟前，把他粗硬的大阳具吃进嘴里吮吸。

纪文把她扶起来，但是她接着又把春华和我的阳具也衔入嘴里吮吸一番。就在兰丝把我的龟头含入

她小嘴里的同时，纪文却绕到她後面，一下子把粗硬的大阳具挺入她湿滑的阴道里。兰丝的肉体被侵入

後，就酥软了。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饶了她。我那粗硬的大阳具仍然塞满了她的嘴巴。纪文和春华就轮

流把肉棍儿插入她的阴道里频频抽送。

我望望坐在对面的李察，不知在什麽时候已经脱得赤条条的了。他把一丝不挂的珍珍搂在怀中摸乳

房挖毛洞。一会儿，珍珍从他的怀里滑下来，跪在他双腿之间，用嘴巴衔着尚未勃起的阳具吞吞吐吐着。

我太太和妮妮也赤身裸体地依傍在李察的左右。李察则用他的双手抚摸着我太太丰满的乳房和妮妮光洁

无毛的私处。

过了一会儿，李察的阳具慢慢在珍珍的小嘴里膨涨发大。珍珍的嘴巴终於容纳不下而把粗硬的大阳

具吐出来。只见那龟头宛若小孩子的拳头一般。珍珍用舌头舔着那条足足八九寸长，一两寸粗的大肉棍。

我太太和妮妮也凑过去，用她们的唇舌去舔吮。

李察的双手不停地在我太太她们三姐妹的肉体上游移，时而摸捏她们的乳房，时而挖进她们的肉洞，

搅得三个淫娃春心荡漾。珍珍带头骑到他身体上，以「坐马吞棍」的花式，把那条粗大的肉棍整条吞入

她的阴道里，接着，我太太和妮妮也右样学样。

我太太要做的时候，看见我正注视着，就显得有些犹豫。但是妮妮在旁边竭力催促，终於也含羞地

骑上去。

珍珍把李察的龟头在我太太的阴道口揉了揉，逼开了阴唇，慢慢地塞进去。我太太缓缓坐下去，李

察那条粗大的肉棒子便整条地进入她的肉体了。

我见到这麽粗大的阳具塞入我太太的阴道里，心里涌起一阵莫明的兴奋，竟忍不住就在兰丝小嘴里

突突地射精了。兰丝把我射进去地精液全部吞下去，然後继续舔吮我的龟头。我的阳具不但没有软小下

来，而且再度发硬了。

纪文知道我已经在兰丝的嘴巴里发泄一次，便叫我躺下来，又吩咐兰丝骑在我上面，把阴道套上我

的肉棍儿。又叫春华把粗硬的大阳具塞进兰丝的小嘴里让她吮吸。而他自己就把肉棍儿塞进她的臀眼抽

送。

这时，我插在兰丝阴道里的肉棍儿虽然没有动，却感觉到纪文的阳具有节奏地进进出出。一会儿，

春华在兰丝的嘴里射精了，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纪文的插在兰丝肛门里的阳具也一跳一跳地往里面灌

注精液。

纪文的阳具射精之後，便慢慢软小了。但是兰丝的阴道仍然有节奏地收缩和放松，好像小孩子吃奶

一样吮吸着我的龟头。纪文和春华先後把阳具退出兰丝的肉体。

我坐直身体，仍然让粗硬的大阳具留在兰丝的肉洞里，而把她捧到沙发上。架起双腿，一抡子狂抽

猛插。直把她玩得「依依哦哦」叫个不停。因为还要应付连场的肉战，我并没有把精液射入她的阴道里。

当我从兰丝的肉体里拔出来时，她已经如痴如醉了。兰丝软软地摊在沙发上，我们也平静地坐下来，

欣赏对面沙发上李察先生的表现。他虽然比我们的年纪大，但是在做爱方面却非常勇猛。这时他仍辗转

於我太太和三妹妮妮赤裸的肉体上。珍珍软绵绵依在一边，浓密的阴毛沾满半透明的浆液。看来李刚才

已经在她阴道里喷出一次了。

妮妮和我太太粉腿高抬，轮流任李察的肉棍儿在她们的阴道里进进出出。我太太偶然睁开眼睛，见

到我正在注视着她，便脸红耳赤地把李察紧紧搂住不放。

李察兴奋地在她肉洞狂抽猛插一阵。终於暂停了抽送，屁股一慑一慑的，看样子是在我太太的肉洞

里发泄了。果然，当他离开我太太的肉体时，鲜红的阴道口溢出白花花的浆液。

李察并没有停止下来，他继续把目标转移到妮妮身上。妮妮娇小的身型和李察魁梧的体魄构成了明

鲜的对比。他站立着，把她的娇躯抱在腰间。她雪白的手臂勾住了他的脖子，两条嫩腿被他的身体分开。

阴道里充实着他那条粗大的肉棍。

他把她的肉体上下抛动着，在她们转来转去的时候，偶然地从妮妮两瓣嫩白的粉臀之间，见到李察

那条粗大的阳具把她的光滑的阴唇挤得鼓起来。

过了一会儿，李察又在妮妮的肉体里射精了，当他把她的肉体放下来的时候，只见一股半透明的精

液从妮妮那个光洁无毛的肉洞口涌了出来，顺着股沟往下淌。

李察留我们在他家里过夜，他把近身的女侍分配给我们三个男人陪寝。并声明我们之间也可以交换

来玩。他自己就带着兰丝和我们的太太到他的房间去休息。

我跟着宾妹进入其中一个客房，她叫着文迪，大约十七八岁左右。进房後，她首先热情地帮我冲了

一个凉。

在浴室里，她也脱得一丝不挂。她的身材高高瘦瘦的，但是酥胸上却挂着两个木瓜似的乳房。她替

我擦洗身体，我却一味顾着玩摸她那一对细嫩的奶儿。

上床後，她立即替我做人体按摩。除了用手和脚，她还用乳房来按摩我的全身。後来，她把我的阳

具含入小嘴里又吮又吸，搞得我软小的阳具又挺直起来。然後她主动地骑到我身上，把她的阴道套上我

粗硬的大阳具。

文迪虽然已经不是处女，但她的阴道非常紧窄。快要射精的时候，她又用小嘴吮我的龟头，结果，

我在她的口腔里射精之後，便搂住她疲倦地睡着了。

睡梦中，我觉得有张嘴巴把我的阳具又舔又吮的。我认定是文迪。也舒舒服服地摊开双腿让她玩。

那张嘴不但把我的阳具横吹直吮，而且用尖尖舌头去舔我的屁眼。我觉得格外刺激好玩。

我伸手摸到她的乳房一捏，觉得又圆又弹手的，和刚才所摸捏过文迪的乳房时地感觉不同。睁开眼

睛一看，原来文迪已经不在了。埋头在我股间的竟是泰妹阿荔。她见我醒了，就抬起头来娇媚一笑。然

後继续用舌头钻我的屁眼。她这一行动逗得我阴茎充血，龟头红涨。

我摸向她的阴户，把手指插进她的肉洞里，觉得虽然潮湿却不至於淫液浪汁横溢。就问道：「刚才

的男人有没有在你这里射精呢﹖」

阿荔笑道：「刚才那位先生在我的屁眼里射精，不过我已经冲洗过了。我的肉体上有三个肉洞可以

让你玩，你打算在那一个洞眼射精呢﹖」

我笑道：「你另外两个洞眼我都想插进去试试，不过我想你一定希望我在你的阴道里射精吧﹗因为

你们女人的阴道毕竟是正常用来供男人发泄的呀﹗」

阿荔喜悦地笑道：「你真好呀﹗我现在就让你钻屁眼吧﹗」

阿荔说完，就伏在床上，昂起屁股，让我的阳具钻入她的屁眼。玩了一会儿，我把她的肉体翻转过

来，把阳具插入她的阴道里抽送到射出精液。

天快亮的时候，我又醒了。我想再玩阿荔。她向我笑道：「我全身都让你玩过了，不如去换黑妹美

宝来让你玩好不好呢﹖」

我点了点头笑道：「也好﹗」

阿荔去了一会儿，黑妹美宝果然飘然而至了。她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非州姑娘。有一副结实的身材，

一对乳房又圆又大。她的肤色黑乎乎的，但是十分细腻。一条条短短的头发卷成了一个个的细圈。一口

洁白整齐的牙齿。嘴唇略厚了一点，微微向上翘起。模样儿倒长得十分俊俏。

她并不理会我的阳具刚才曾经插入其它女人的肉体里，首先就把我的龟头含入她的嘴里，作为见面

礼。我伸手去抚摸她的乳房，觉得滑美细腻，柔软而富有弹性。本来两粒小小的奶头，随着我手指一摸

捏，就迅速膨涨和发硬了。

我摸摸她的耻部，发现她的阴毛也是卷曲的。又把手指探入她的阴道里，原来里面也是十分湿润了。

美宝的厚嘴唇吮在我龟头上，舒服的刺激使得我飘飘欲仙。偶然地用舌头搅卷，更加使我浑身一阵酥麻。

美宝把我的龟头吮了一会儿，便让我的阳具进入她的阴道里。一切由她做主动，我就舒舒服服地躺

着享受着她肉洞里的腔肉刷扫和研磨龟头所引起的快感。

过了一会儿，美宝又把我的阳具衔入她嘴里。最後，还让我的肉棍儿插入她的臀缝里。一直搞到东

方的曙光透进窗帘，我才在她的屁眼里射精了。

美宝殷勤地替我做事後的清洁，我却在她熟练的按摩技巧施务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美宝也已经不在我身边。我披上衣服，走出房间，走廊上两旁

其它的三个房间之中有两个没有关上房门。我走近门口一看，只见纪文和春华分别在那两个房间里赤条

条地裸睡得很香。看来他们昨晚也像我一样，在三个俏女佣的肉体搞得精疲力尽。沿着走廊走到中间的

主人房的门口，白色的房门虚掩着。於是我轻轻地推开房门。只见里面的床足足有两张普通床那麽大。

我太太和她的两个姐妹以及李察先生赤身裸体地睡在一起。

李察的头枕在珍珍的大腿上，妮妮和我太太每人枕着李察先生的一条大腿。我太太两腿分开着，小

阴唇微微张开，粉红色的肉洞里还饱含着半透明的浆液。那情形和我平时和她玩过之後翌日起身时所见

到的一样。妮妮的粉腿闭合着，光洁无毛的阴部白里泛红，高高的隆起着，微红色的肉缝里夹着白色的

精液。显然她们昨夜临睡觉之前又进行过剧烈的肉战。

我悄悄地走出来，刚才关闭着的另一个房间也打开了房门了。原来李察太太也起身了，不过还没有

穿上衣服。她彷佛一尊白玉雕像似的坐在床上，向我微笑地招手。我走进去向她道了一声「早安﹗」

兰丝拉着我的手抚到她长着金色阴毛的阴户上笑道：「昨晚你们三位先生虽然玩得我好舒服，可是

并没有给我这里滋润哟﹗」

我笑道：「是呀﹗真不好意思，不如我们现在再来一次吧﹗」

兰丝满脸笑容地点了点头，把我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我把她白嫩的肉体抱了起来，放到床上，

躺在她身旁。双手捉住她一对羊脂白玉般的乳房，轻轻地捏弄着。兰丝也轻舒玉手，把我的阳具握在手

心把玩。随着她纤纤玉指的抚弄，我的阳具渐渐在她掌中膨涨发大。

兰丝抬起头来，用一种渴望的眼神望着我。我翻身压在她上面，她也把我那条粗硬的大阳具牵到湿

润的肉洞口。我把臀部沉下，「渍」的一声粗硬的肉棍儿立即填塞了她滋润的洞穴。

兰丝的高潮来得很快，她如痴如醉地呻叫着，那叫声鼓舞着我更落力地把肉棍儿在她肉体ㄧ意椿捣。

时而塞入她狭窄的臀眼，时而回到湿润的阴道。不知什麽时候，我觉得身边有人在观看。

我抬起头来一望，原来众人都起身了，大家一起围在床前观看我在奸兰丝。

这时我已经兴奋到极点，粗硬的大阳具在兰丝的肉体里狂抽猛插几下，便把精液灌入她的阴道里。

当我把肉棍儿从她的洞眼拔出来的时候，我见到她两片殷红的阴唇里，饱含着我布施的浆液。

三位俏女佣已经准备好了丰富的午餐。大家略为冲洗一下，也没有再穿上衣服。把赤身裸体坐在餐

桌前吃东西。三位女侍也一丝不挂地在一边侍候。宾妹文迪殷勤对我喂吃的东西，我的双手却在她的酥

胸上忙碌不停。

下午我们告辞了李察夫妇，回到妮妮家里。大家闲聊的时候，珍珍问妮妮道：「你们头一次承受外

国人的大阳具，有什麽感想呢﹖」

我太太说道：「是比较涨闷一点，不过很充实。」

妮妮道：「我可就觉得太长了，他整条插进去的时候，撞得我的子宫好像被推到好里面去了，好在

那东西并不太坚硬，否则恐怕要被弄伤了。还是二姐夫的最好，他不仅大小适中，而且够硬朗，他奸我

的时候，我真个如痴如醉了」

「你老公都不错呀﹗」珍珍插嘴说道：「春华那尊连环炮，我想一定打得你们不敢说不够皮吧﹗」

「是呀﹗三妹夫真有油水，可以在我们的肉体里射完一次又一次。不过我最欣赏大姐夫的调情手法。

我未曾给他插进去，就全身都已经已经被他摸软了呀﹗」我太太道。

纪文说道：「芳芳，你过奖了﹗说来真是太惭愧了，我的东西既没有你老公那麽有型，又比不上三

妹夫那样精力充沛，当然要加一点儿手艺儿嘛﹗」

妮妮也笑道：「是呀﹗大姐夫也摸得我骨头都酥了，如果能把他的手艺能教一点给我老公，我就受

益不浅了﹗」

我太太搂着妮妮笑道：「三妹你太贪心啦﹗我和你老公做的时候，就已被他奸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你还嫌不够吗﹖」

「不是嫌不够，而是被男人抚摸，有另外一种滋味嘛﹗」妮妮说着就把手伸到我太太的阴部去挖她。

我太太连忙把她推开，说道：「死妮子，学坏了﹗」

珍珍笑道：「在正常人的眼光中，我们三姐妹还有那一个不怀呢﹖两位妹夫，你们认为我们三姐妹，

那一个最坏呢﹖」

我笑道：「有什麽最坏好说呢﹖我同自己的太太就玩得多了，所以和大姐及三妹玩起来就特别新鲜

和刺激，我最欣赏大姐温柔和善解人意的风情。三妹虽然刁蛮一点儿，但是她拥有一具我最喜欢的光洁

无毛，白馒头似的阴户呀﹗」

春华对我笑道：「妮妮本来就娇生惯养，我平时又样样让她，所以把她给宠坏了，如果得罪了，还

望你们多多包含。你说得不错，大姐实在顺得人意，可是二姐让我们玩的时候那种娇羞的风情也非常惹

人喜爱呀﹗」

纪文接着说道：「对呀﹗对极了﹗我在外国，所遇上的对手，通常都是比较大方甚至主动的。珍珍

和我初结婚的时候也是羞羞答答的，可是现在已经是怡笑大方了。这次初会芳芳，又领略到了中国传统

女姓的滋味，好像又回到了新婚燕尔的蜜月运程。而和妮妮相处的时候，更像和小孩子玩游戏。其微妙

的地方在於她既富有童真，又可以让我们侵入她的肉体淫乐，简直是再好不过的感受啦﹗」

珍珍轻轻打了他一下，说道：「好玩你就玩她们多一点吧﹗我们明天就要搭飞机回去了，你可就没

有机会再和我两个妹妹亲热﹗」

我说道：「不如今晚让我太太以及妮妮陪纪文睡觉，而我和春华陪珍珍吧﹗」

吃过晚饭，三对夫妇在客厅里相聚一堂，看了一会儿纪文从美国带过来的成人激光影碟。大家相继

脱得精赤溜光。

珍珍坐在我和春华中间，手握两根肉棒子，说道：「两位妹夫，我猜你们你们在跟我妹妹结婚之前，

一定有到外面的色情场所玩过，趁现在还未开始玩，讲一些出来让我听，也好让大家助一助兴吧﹗」

我太太也插嘴说道：「对啦﹗以前我就不想过问你这些，现在你可应该坦白啦﹗」

我稍微想了一想，笑着说，再干一场再说！哈哈！【完】